



长大后，我成了你

潘以林/文

时光如月宝盒，一旦开启，尘封的画面便如潮水般涌来。记忆里的小学校园，总是充满温馨。校门口巨大的五角星闪闪发亮。走进校园，一排排冬青树有序排列，其间小鸟鸣叫不停。每当那熟悉的旋律“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响起，我便想起小学班主任金老师。

光阴荏苒，如今我已满头白发，却仍记得当年爷爷领我去学校报名的场景。一位戴着黑框眼镜、长发披肩的女老师微笑着向我走来，并与我打招呼。那时的我十分羞涩，躲到爷爷身后，不敢直视她的眼睛。我时常翻看那张泛黄的小学毕业照，那时照片用胶卷冲洗，像素低，只能看清自己和同学们的轮廓。金老师抱着小女儿坐在中间，皮肤白净，茶色镜片遮挡了她的目光。

金老师的语文课总是从范读开始。她似乎很欣赏我的作文，常常在全班同学面前范读，我既害羞又暗暗得意。她还会拿一本有奖征文的杂志给我，鼓励我写作投稿，并帮我修改稿件。稿件上每一行都批满了她红色的字迹，字里行间是她期盼学生文字化为铅字的真心。可惜那时我不争气，辜负了她的期待。

有一件事至今让我意难平。一节语文课上，金老师拿了台录音机，让大家跟着磁带朗读，她有事出去了。不一会儿，录音机不响了。坐在第一排的我，想表现一番，可我从未用过录音机，只能瞎按。这时，同桌小蒋（他是金老师的侄子）凑过来帮忙。好不容易弄出点声响，我长舒一口气。不一会儿，金老师回来了，她摆弄一下录音机，铁青着脸问：“磁带洗掉了一部分，刚才谁干的？”我吓坏了，本能地手指怯生生指向小蒋：“是……是他教我按的。”金老师狠狠批评了小蒋，为此我心里特别堵。多年后，我在东辉阁下遇到小蒋，可他早已不记得我了。

一年一度的期末家访，让我既期待又害怕。我觉得老师来家里是件光荣的事，又怕家里破旧寒酸。于是我特地收拾了爷爷的房子，因为爷爷家宽敞明亮些。我在那张老式写字台上摆满各种好看的瓶瓶罐罐，还用白纸糊了墙壁。我忙乎整个上午，满心欢喜地等着金老师。金老师终于来了，我躲在楼上偷看，可让我失望的是，她和爷爷聊了几句就匆匆走了。

那时我一般回家吃饭，特别羡慕能在学校蒸饭吃的学生。终于有一天，父母去田间劳作，家里没人给我和弟弟做饭，妈妈让我们到学校蒸饭吃。家里没有中号铝制长方形饭盒，只有一个圆形大号饭盒，据说还是外公给妈妈的陪嫁。到学校蒸饭，菜要自带，妈妈给我们准备了一个信封，里面放了一点红糖，当作中饭的菜。

第一次蒸饭，我心情雀跃又忐忑，生怕在同学面前，尤其是在金老师可能经过的厨房门口出丑。我笨手笨脚地从水缸里舀水放到饭盒里，感觉饭盒特别沉，随后把饭盒放到其他整齐的饭盒中间，那个不合群的大圆盒显得格外突兀。蒸饭要付钱，两分钱买一张蒸饭票，我用妈妈给的五分钱买了一张。厨房用的是老虎灶，饭盒放在竹制蒸笼里。饭蒸好后，我兴奋地伸手去拿，厨房的陈师傅一把夺过饭盒，板着脸说：“你这个大饭盒是别人的两倍，两分钱不够，要交四分钱。”我瞬间满脸通红，一种做错了事般的羞耻感涌上来，我胆怯地从口袋里掏出两分钱给了陈师傅。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不要被任何熟悉的人看见这窘迫的一幕。

我和弟弟在教室里扒着饭，就着红糖吃，很香。金老师看到我们，微笑着和我们聊天，然后给我们端了一碗白菜汤。那碗白菜汤十分诱人，可我和弟弟始终不敢伸筷子。尽管金老师一再劝我们，我们还是没勇气吃，那碗白菜汤一直在我记忆深处冒着热气。

后来，我们的小学校搬了，原来的校舍变成了私人住房。我们回去看望，只

又是一年秋蝉鸣

江文辉/文

“秋来吟更苦，半咽半随风。”秋蝉，是富有悲情与禅意的虫儿。和夏蝉相比，它更成熟，更懂世间冷暖。在炎炎酷暑中，它独自嘶鸣，也映照着我的心境。连日来，温岭闷热异常。这种闷热，从鸟儿不愿出巢、鱼儿不肯浮水便可看出。自然，大多数人此时会选择躲在空调房里。只有像我这样的户外工作者，才被迫与烈日对抗，热得满头是汗。

即便如此，我总喜欢抽空跑到树荫下。这时，自然之乐便悄然入耳，奏乐者正是秋蝉。

蝉不大，比大拇指略小。它身上覆着一层秋色，振动时，发出或长或短、或高或低的鸣声。若有微风，这声音还会重叠共振，宛如和声。

蝉不喜欢非同类靠近，一旦靠近，它便谨慎起来，憋着劲不发声。好在摄影是我的工作，我便远远站着，用相机放大焦距静静观察。此时，我感觉自己置身于3D版音乐剧场。

出伏后，秋蝉的叫声变得急促起来，或许是“秋老虎”仍在发威，又或许是它独唱的时刻到了。

我慢慢欣赏，次数多了，便渐渐身临其境，尤其是在眼前这只秋蝉仿佛遇到知音，与不远处另一棵树上的秋蝉隔空嘶鸣时。

一声，轻轻的；一声，幽幽的……面对行色匆匆的大千世界，秋蝉们为何会有这样的“对话”？为何采取这样的寒喧方式，且一分钟、半秒钟都不休止？

“你非池中鱼，怎知鱼中事！”像我这样步入中年的男子，上有老、下有小，面对无底洞般的物质需求和看不到头的未来期许，或许真能明白几分秋蝉这馈赠之音。

于是，我一站就是十来分钟，有时甚至更久。在秋蝉的伴奏下，我脑海中浮现出小时候的无忧无虑时光，遐想起孩子们的天真笑脸，更感慨起当下的百味人生。

小时候，我爱抓秋蝉，就在老房子门后的那棵树上。有一次，我调皮地把树上的秋蝉全消灭了。父亲回来后，狠狠揍了我一顿。后来，父亲去世了，母亲才告诉我，父亲喜欢坐在门口，抽着烟，听蝉音。“即便再憋屈、再劳累，静坐一会儿就会消气殆尽。”

这种感觉，我不知何时也有了，也许是大学毕业后，也许是当家做主后，也许是当下事业高不成低不就时……

听着此刻的秋蝉之音，我忽然又想起前几日的一幕。那天傍晚，大闺女小升初军训结束，和尚读幼儿园的小闺女在屋旁玩耍。

我一个平日格格不入的中年人，不知怎的，竟难得地被邀请加入。我们玩着“一二三，木头人”，欢乐声中，汗珠从大家脸颊滚落。

忽然，小闺女灵机一动：“听，有什么东西在叫！”我和大闺女赶紧循声找去，渐渐听清是一对秋蝉在互鸣。

我让孩子们停下，让她们远远地听。孩子们不知其意，非要找到这“可恶”的声音，抓住它们。这一点，她们倒像极了小时候的我。

拗不过孩子们，我只能任由她们去找。可她们一靠近，声音就没了；一回来，声音又出现了。

我在一旁忍不住笑，强压下感慨，略带深意地说了一句：“你们长大后，就会明白什么叫‘把悲伤留给自己’。”

秋蝉之悲，非悲其身，而悲其境。于人而言，这是大自然的馈赠，是源于大自然的禅意，是行色匆匆中的“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是大千世界里的“有风无风皆自由”。

也许，人到了一定岁数，经历了一些事情，就会懂得秋蝉，活成秋蝉。生活，不就是在他人面前“欲语还休”，以致“一声来枕上，梦里故园秋”？不就是在亲朋面前“报喜不报忧”，印证“得意马蹄疾，看尽长安花”？

蝉鸣，是蝉给予众人的一种声音；而蝉不鸣，其实也是一种给予众人的声音。所谓知音，莫过如是。

人至中年，本命之年，我仿佛听着听着就懂了，又像是写着写着才懂了——无论过去还是未来，无论身处低谷还是巅峰，我总要学会在悲情中寻找阳光，在嘶鸣里听见嘹亮，让这一片真情不枉然，让这一点禅心顺自然。

能透过居民的门缝寻找往日记忆。一切早已面目全非，唯有那口老井还在，像一枚钉在地上的印章，封存着所有往事。金老师不知去向，后来我多方打听才联系上她。几十年过去，金老师退休了，她也曾多次去老校舍探望。一次小学同学会上，我又见到了金老师和往日的同学们，她精神矍铄，眼里透着慈爱和威严。我特地设置了一个环节，让金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秋天》：“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窗外没有大雁，但我们每个人都仿佛飞回了那个遥远、被洗掉的秋天。

小学是纯真的年代，那时我们纯真善良，也顽皮不懂事，不懂岁月的悲伤。后来我走上了讲台，每当拿起红笔批改学生的作业，看到他们羞涩又期待的眼神，就会想起金老师当年的模样。

窗外的风又起了，像极了当年教室里的朗读声——原来“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从来不只是一句歌词，是时光把她的温柔，悄悄种在了我身上。



盐碱弦歌

●陈连清

1971年春，暖意带着盐碱的棱角
松门神社塘
燕儿斜舞，蝶儿翩跹
天空低垂，压在盐田的镜面上
南塘山被草尖顶出第一抹绿
野花将春天别在碱土的领口

三月行囊，将朝阳压成弯扁担
一头挑着现实的瘦骨
一头晃着虚影的丰满
两间破屋在风中张着嘴
是教室，还是牧场遗落的余音？
24日，120多名高中新生
犁被者与荷锄者撞在一起
陌生的脸，在盐雾中酒成老照片

没有自来水的日子
西边小河如一口粗陶水缸
舀起的水，沉淀出地理课的剖面
电灯迟迟不来，烛芯啃穿黑暗
烛花簌簌掉在课本上
圈住“春眠不觉晓”的“晓”字
正被火烫成焦黑的星星
烛火晃动，石塘渔港浮上来
学生们在光晕里撒网、收网

碎石铺成脚下的血管
蜿蜒伸向宿舍、教室、食堂
疼痛皮肉，写进坚硬的密码
从此，路不再泥泞
人生之路，也不再踉跄
毛毡搭的屋子掉进星月
老鼠在夜里念着细碎的旁白

清晨读书声，是淬了火的剑
劈开海边未成型的光
黑板裂缝里，爬上岁月的藤蔓
陈老师、沈老师、罗老师，身影陷进盐霜
字词随汗滴落下
在唐诗《游子吟》的针脚里
悄然拔节生长
将青春描摹成等高线的模样

“嚯——”号角惊飞月牙儿
盐田似退潮后的滩涂，晾着银
师生们揉着惺忪睡眼，手捏麻绳竹杠
在掌心结出晨露的重量
麻绳勒出
紫红的大地方程式
120多道掌纹拓印着
深犁与浅犁的轨迹
田间地头，汗水裹着好多个太阳
棉白豆黄漫过堤岸
咸菜碗沿沾着白霜
一分钱，在搪瓷碗底转半圈
才沉入腌菜汤
韭菜炒大豆的香，漫过鼻尖

四季翻着页码，南北田垄
黄了又绿，绿了又黄
等毕业证书碎成飘飞的瓣
弯腰拾起的，半是结晶的咸
半是慢慢焐热的光

现在卫星扫过老地方
那片停不下来的微动（布朗运动）
原是汗珠一直在垦荒
那年重游，在墙根捡到半根粉笔
蓝布衫的补丁磨成了纱
粉笔灰里，仍结着那年的盐霜
所有走掉的晨昏都在说——
盐碱地底下，还有垦荒的人
用骨血，续写下一首分行诗

致敬教师节

●李轶贤

你，见惯了
黑板和粉笔的碰杯
习题和习题的打架

你，听惯了
李白和长安的对话
嫦娥和桂花树的呢哝

你的嘴里
有长江的波涛有泰山的雄伟
有九万里的星辰有大鹏展翅

你的笔下
殷红的钩钩是雷鸣般的掌声
刚劲的叉叉后隐藏着期待的眼睛

你，种下一颗种子
细心呵护疏枝散叶
只为了十年后开花结果

你，偷来观音菩萨的玉净瓶
杨柳枝轻洒
净化一个个幼小的心灵

没有人甘心做蜡烛
你，做了

没有人甘心做春蚕
你，做了

……

在一年年被人敬仰的日子里
蜡烛不断燃烧
春蚕用力吐丝

其实，
你多想说，
我，就是我

扇子轻摇 暑白消

章文定/文

扇子有很多品种，有蒲扇、纸扇、麦秸扇、棕榈扇、芭蕉扇等。舞台上可见小生手拿纸扇，温文尔雅，风流倜傥；小旦手摇团扇，莲步轻移，婀娜多姿；还有花脸手执大折扇，大摇大摆，威风凛凛。其实，这些扇子的作用，并非扇风纳凉，而是塑造舞台人物形象。

小时候，农村没有电，更没有电风扇和空调了。有道是，赤日炎炎似火烧，王孙公子把扇摇。在炎热的三伏天，扇子是人们唯一的降温消暑工具，即使是凡夫俗子，也离不开扇子。只要将手中的扇子轻轻一摇，那悠悠凉风，带着绿野特有的气息，让酷暑狰狞的面目不再那么难看。每逢夏天，我的母亲都坐在堂前间，背靠墙壁，悠闲地摇着一把蒲扇，摇过了一个难耐的酷暑，也摇走了逐渐消失的岁月。

蒲扇由蒲草编织而成，故得此名。它不但轻巧灵便，便于携带，防暑降温，还能驱赶蚊蝇，遮阳挡阳。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它是人们消暑度夏的最佳帮手。其时，人们几乎人手一扇，走到哪里，就把这驱蚊纳凉的神器带到哪里。我的父亲手不离扇，他在扇子上用毛笔写上一首顺口溜：蒲扇扇凉风，时时拿手中，有人想要借，我自打蚊虫。

当夏天的脚步走近时，母亲就把消暑用的各种扇子拿出来，晒一晒，刷一刷。对破损的纸扇，用糨糊和白纸仔细修补；对新买的蒲扇，会用一条长布条，沿蒲扇边用针线缝好，使其结实耐用，并将一根细棉线拴在扇柄上，不用时可挂在墙上。

每当夜幕低垂，月上柳梢时，四合院的各家各户会在自家房前泼上一桶凉水，以降暑气。然后搬出凳子、躺椅，搁起床板，有的在地上铺上草席，供小孩们躺卧。一场喧闹又温馨的纳凉盛会便拉开了帷幕。

这时候，男女老少这里一堆，那里一伙。男人们打着赤膊，穿着汗衫裤衩，在蒲扇拍打蚊虫声中，时政新闻，天文地理，军国大事，无话不谈；大婶大妈们自然聚在一处，她们摇着蒲扇，咬着耳朵，窃窃私语，少不了“有几讲媳妇，无儿叹自苦”的话题；年轻姑娘们聚在一起，交头接耳，声音一时尚高，一时低，神秘地聊着她们的私房话。

我们这些大孩子，是最不安分的一帮，爬上草垛数星星，躲进上间捉迷藏，跑到菜地钓蛤蟆；最自由的是那些小屁孩，穿着开裆裤，坐在草席上，玩起了摔跤游戏……

最令人期待的，是晚上的文娱时光。随着扇子的摇动，我的父亲开始讲三国、杨家将了，《草船借箭》《辕门斩子》等故事，让人听得津津有味。我哥哥讲《李香君血溅桃花扇》和《孙悟空三借芭蕉扇》，大家听得如痴如醉。还有堂兄讲《聊斋》中的《陆判官》《画皮》，听得我们毛骨悚然，却又欲罢不能。

最吸引人的，当数堂姐和堂妹的戏曲表演。堂姐手拿一把纸扇，演唱梁山伯的“回十八”，其身段和唱腔都十分优美，众人赞不绝口；接下来，堂妹表演《牡丹亭·游园》一折，她穿上戏装，挥着一把团扇和一袭长袖，载歌载舞，唱得功夫了得，真让大家着迷。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扇子永远摇在我们身上。晚饭后，我和弟妹们躺在草席上睡觉，母亲就搬来小凳子，坐在我们旁边，不紧不慢地摇着蒲扇，为我们扇凉风，同时驱赶讨厌的蚊虫，让我们在细腻均匀、清爽怡人的凉风中进入梦乡。

当月明星稀，夜深人静时，母亲就让我们睡到床上。这时，她会坐在我们床前，手里拿着蒲扇，一边为我们扇凉打蚊子，一边嘴里轻轻地哼着催眠的《摇篮曲》，直到我们安然入睡。在这万籁俱寂的夏夜里，我们会做许多美妙甜蜜的好梦。

在那生活简朴的年代，蒲扇的风从田野吹来，带有庄稼清新的味道和泥土芳香的气息。扇子一摇，摇来了夏日清凉清爽的快意，摇走了稍纵即逝的美好时光，摇出了终生难忘的童年岁月。